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年秋七月甲寅朔資政殿學士新知平江府謝克家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呂頤浩引之也 浙東福建宣諭朱異言建州觀察推官林安宅清廉守正嘗面折范汝為詔循二資令入對安宅侯官人也

丙辰呂頤浩言行宮北門未成而役夫少欲於忠銳第

八將范溫麾下擇不堪出戰二百人助役且令溫自董之上問其故席益曰役夫出入禁閤非素所撫循無以彈治上曰不可四方聞之以為使將帥舍甲兵而事營繕非今日整兵經武之道也益曰聖慮深遠非臣等所及武泰軍節度使權主管殿前司郭仲荀兼權神武後軍都統制朝請郎吳必明除名英州編管必明嘗知邵武軍葉濃之亂必明統所居崇安縣射士捕之繇是武斷一鄉脅制縣令與通直郎前通判臨安府暨尚

卿協比為姦為右朝奉郎通判建州李佩所發事聞詔
漕臣徐宇究實於是尚卿撫州編管知縣通直郎賈損
亦坐停官

丁巳徽猷閣直學士詹乂試給事中

己未置博學宏詞科用工部侍郎李擢奏也其法以制
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十二件為題古今雜出
六題分三日試命官除歸明流外進納及犯賊人外願
試者以所業每題二篇納禮部下兩制考校堪召試者

每舉附省試院收試上等改京官除館職中等減三年
磨勘下等減二年並與堂除奏補出身人以賜進士及
第出身同出身為三等之差著為令 給事中黃唐傳
暫權翰林學士以恭密禮疾告也 詔太史局每月具

天文風雲氣候日月交蝕等事實封報秘書省 初置

提舉孳生牧馬監官於饒州置司俸賜視雜監司令樞
密差幹辦官三員本路給廐卒二百人仍令統制官王
進以所部護之時益市馬於廣西故先擇牧地鄱陽置

官提舉

庚申權商號鎮撫使董先奏號州失守待罪詔先兼京西招撫司都統制屯襄陽

壬戌詔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為額

此據紹興四年

二月癸巳吳若申明狀修入

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

十餘頃近歲墾田不及三分之一至是立額焉

癸亥尚書吏部侍郎陳與義兼權直學士院

甲子手詔諸路憲臣覈實州縣已未支還和買本錢實

數來上先是諸路和買紬絹匹支錢一千而州縣又多
不給者時大早上以為民咨怨而傷和氣諭大臣曰雨
不濡土當務修政事以感天意和買未為良法重困吾
民其令監司覈實勿為文具也 閣門祇候知泗州徐
宗誠再任泗州自軍興以來田菜多蕪民間皆以草實
為食及是宗誠以土豪為守修城郭治官舍問民間疾
苦又以私財市牛蓄糧課民使耕軍民皆贍州民聞陳
杓來為守相率詣朝廷請宗誠再任上許之 知樞密

院事張浚言君臣相與之際自古所難惟聖賢之君乃能終始保全使其臣立於無過之地史冊書之後世歌之此臣日夜引領東向區區有求於陛下者也臣以崎嶇孤旅之身幸蒙擢用適時艱危屢經大變臣荷陛下恩德深隆不敢以家室宗族為念勉竭股肱之力庶幾有濟力倡忠義決圖破敵誓不俱生而臣志大而才踈心忠而識闇舉措謬戾動致怨尤首罷使權繼膺召命再念臣五年使事心力俱疲疾病交攻日以衰弱願陛

下推保全之志廣均逸之仁俾獲真祠奉事香火方今
大敵敗却將士一心外敵之勢漸衰中國之威將振臣
之求退不為無辭異時儻未死於溝壑尚求報於天地
執筆見意涕淚交流詔不允令浚疾速赴行在

乙丑尚書省言韓肖胄已至泗州齊國館伴官兵未到
時神武諸軍護送者二千人乃詔都督府以輕舟濟其
軍食肖胄至汴梁偽齊劉豫欲見之副使胡松年曰見
之無害豫之偽臣欲令以臣禮見肖胄未有以答松年

曰皆大宋之臣當用敵禮豫不能折既見松年長揖豫
叙寒温如平生豫欲以君臣之禮傲之松年曰松年與
殿下比肩事主不宜如是豫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
萬壽豫曰其意何在松年曰主上之意必欲復故疆而
後已豫有慚色

丙寅尚書考功員外郎兼權監察御史朱異宣諭浙東
福建還入見異出使九閱月所按吏凡八人

三年正月
庚申右承

務郎知蘭溪縣黃伯達乙酉儒林郎知象山縣趙舉之
永康丞劉伯英二月壬子浙東提舉茶鹽公事王然甲

寅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四月癸巳右承直郎知崇安縣賈損己未保義郎監寧化縣稅務趙返之六月甲戌

知莆田縣傅內王然康國詳薦士十二人
張九成閻邱見本月日餘並放罷取勘 昕汪汝則熊

彦詩姜仲開已見今年四月壬辰張志行已見六月乙酉林安宅已見七月甲寅石公儒李郁見此日李寀見

四年正月丙寅左承議郎知安溪縣王伯淮左朝奉大夫知松溪縣林元敏並以七月甲寅轉官 異尋

遷吏部仍詔俟都司有關日除
異選吏部在此月甲戌 徽猷閣

待制知宣州沈晦知建康府代歐陽懋也
日歷不見懋改除建康志

懋以五月二十三日到任
亦不言替移今附此當考 詔鄉貢進士石公儒李郁

並令赴都堂審察公儒臨海人長於春秋傳不事科舉

郁光澤人父深元祐黨人母陳瓘女兄弟也郁早從楊時學時以其子妻之宣諭官朱異言其賢故召自移

建康榷貨務于鎮江而入納絕少建康日課近二萬緡鎮江纔千緡而止論者以為軍士攘奪商旅不敢行詔尚書省降勅榜禁止士卒有犯當依軍法統制官已下並取旨重竄今來所繫朝廷大利務在必行仍令江淮

兩宣司依地分巡察

兩宣司巡察在此月己巳旨

丁卯詔錄用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六朝勲臣

自曹彬至藍元振三百二十人子孫先是徽猷閣待制
宋伯友入對言艱難以來中原隔絕功臣子孫凋喪殆
盡乞訪其後量材錄用故有是旨其後得趙普安仁范
質錢若水諸孫皆官之

慶歷三年初定曹彬至邵晷二百四人政和三年重增范質至

藍元振一百十六人熊克小歷但云言者而無伯友名蓋伯友以六月甲辰建明得旨令吏部開具克歷但據吏部所申而不考事始也

戊辰王瓌以舟師發行在

己巳詔以久旱令兩浙憲臣行所部慮囚左司諫唐燿

乞令憲臣所至親自引問庶冤枉獲伸從之 樞密院

計議官權監察御史薛徽言宣諭湖南還是日入見徽

言出使九閱月所按吏十六人

三年四月戊申承信郎
監茶陵縣稅務沈銓右

迪功郎監常寧縣稅務王載五月丙子永州推官俞梅

司戶葉敷保義郎東南第九將押隊姚成忠翊郎權同

管界巡檢夏習武經郎前兵馬都監吳廓將仕郎權司

戶蘇昱辛巳通判賓州謝徽六月甲申左宣教郎前權

常寧縣阮冠六月辛亥知邵州和璟乙未右朝散郎漆

差湖南轉運判官趙志之並放罷取勘又陳發陳如損

詳見四月己酉黃薦士三人劉延年張登已見五月己
陞詳見五月丙子
前通判衡州 呂頤浩以徽言擅易守臣及移用經制銀
趙伯牛轉官

後三日遂命出守上猶疑其資淺久之乃以徽言知興

國軍

徽言得郡在九月癸酉

庚午詔無職田選人及親民小使臣並月給茶湯錢十千職田少者通計增給先是御筆增選人小使臣俸以養廉輔臣進呈上諭以今飲食衣帛之直比宣和不啻三倍衣食不給而責以廉節難矣雖變舊法以權一時之宜戶部尚書黃叔敖言文武官料錢各有格法不可獨增選人小使臣乞令提刑司均州縣職田於一路通

融應副無職田及職田少者增支從之

壬申樞密院計議官王大智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
事始大智以獻戰車式得官車成而不可用遂罷之上
因諭輔臣以車非利器席益曰古人彼此用車至於彼
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懼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
樞密院計議官京西撫諭任直清依舊直秘閣添差
都督府幹辦公事上既臨遣直清俄聞京西連失利遂
罷行

癸酉宰相呂頤浩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事徐俯以旱乞罷政上親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厭天心者頤浩等乃復視事時上以旱故詔羣臣言闕政禮部尚書洪擬奏曰法行之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乖則人怨而氣偏試以小事論之近時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徐康國侯彭老宣撫司獻則受之此恐指張是行法止及疏遠之臣也有自庶僚為侍從卧家視事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洪若鼓院官移疾廢朝

則斥罷之廖邦傑是行法止及冗賤之官也權貨立法甚

嚴犯者籍家財以充賞而大官有勢者連營列陣公行
酤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之家也小事如此推

廣而言之則怨多而和氣傷可知矣疏奏上嘉納之上因

早詔群臣言事此據熊克小
歷附見日歷蓋無有也當考

甲戌右朝請大夫却漸提舉饒州孳生監牧公事漸入
辭言今西北之馬寢已衰耗朝廷取馬於邕管置監於
鄱陽乃軍政之急務聞東南民間養馬亦多乞下諸路

令民間以甚好馬輸官二十匹補進義校尉等而上之

至百匹為五等次第補授朝論恐其擾民乃止

漸以八月庚子

入見今并附此

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衛親兵楊沂中自

嚴州還以沂中兼帶御器械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

閤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四將范溫以所部充神武

中軍左部統領尋詔溫係忠義人特令戶部給歷餘毋

得援例

溫給歷在九月庚午

乙亥朱勝非起復舊官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特命睿思殿祇候陳彥臣宣押赴

行在初召當直學士陳與義草麻後二日復命學士綦

密禮貼改四字與義上疏待罪詔釋之

熊克小歷七月
癸酉右僕射朱

勝非起復蓋從日歷所書也樓鑰所修宰輔拜罷錄在
乙亥而洪遵中興玉堂制草乃注云七月二十三日三
書不同按陳與義待罪狀云今月二十一日晚伏蒙宣
召令草朱勝非起復制切覩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
令綦密禮貼改四字二十一日甲戌也據此則與義
以甲戌草制乙亥宣麻不知日歷何以差誤今不取

詔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選兵三千人移戍廣州 初

廣東諸司奏右朝散郎通判廣州韓僖貪賊不法事下

提刑司劾治已而僖子惇胄使人詣闕訟轉運判官章傑與父有深仇乞移獄詔江西提刑丁彬選官根勘僖與呂頤浩子抗善故頤浩主之勘官通判南安軍時益因移文劾傑傑奏益觀望用情詔彬更選官往治毋得

觀望徇情滅裂

是月
壬申

至是言者謂貪賊之吏相習成風

害政殘民蓋非一日即如益所行非勘僖是勘傑也望詰益因依從之其後頤浩免相御史又以為言於是彬益並罷時彬已遣通判虔州周文虎詣廣西按僖罪而

諭意使出之文虎有守之士也辭之不聽怏怏成疾道

死臺章再上彬坐停官而僖亦死於獄矣

彬益罷官在九月丙寅彬

勒停在明年正月丁卯皆用常同疏也此時同未為御史故不出其名僖以去年三月癸卯下廣州獄今年十

一月乙丑死於獄中凡坐獄五百三十餘日明年二月甲午廣州申到

丙子詔諸路監司分按州縣親錄囚徒以察冤滯以久

早用工部員外郎臨海朱締奏也 詔臨安府守臣有

奏稟事許不隔班上殿用直龍圖閣知府事梁汝嘉請

也汝嘉嘗言臨安府地望為一路最况輦轂之下莫先

彈壓而守臣之任僅同支郡望令本府依舊帶安撫使
析浙西八州為二分隸鎮江臨安時以防江為重未克
行析 是日泉州洪水溢壞城郭廬舍凡三日乃平

丁丑詔遣內使衛茂恂往夔峽州荆南府催促張浚赴
行在仍以茶藥為賜尋詔茂恂所過州有前宰執皆撫
問之

己卯省都督府隨軍漕臣時以戶部侍郎姚舜明在鎮
江總領錢糧故也 詔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泰州

張榮以所部赴行在 初講筵所以進書推恩書吏慕
允中補進武副尉提舉官乞特不作非泛補授都官用
例許之左司諫唐輝言號令不信後之僥倖者無以澄
革乞改正是日進呈上曰此御批寶也既有例當行席
益曰此事固有前比然以副尉而煩諫官論執請如所
奏上頷之徐俯曰如有例何上曰然凡朝廷事既有例
因言者論列而改則朝廷所行果非也且此小事非繫
國體呂頤浩席益固請如輝所奏上可之

按唐輝所奏
非謂不應補

官謂其不應不作非泛也熊克小歷節略其文遂失事實今稍詳之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天下之事必有爭臣以防其微必有謀臣以當於體此為治世也已矣事之行也苟有毫髮之可議人以為猶可也爭者曰必不可人以為未害也爭者曰必有害人主豈得忽於微而黜其說哉彼以爭為職者也事之猶可也而過於言無傷也人有所難言事有所必不可不言者又將使斯人不擇可否不計從違以伸其職於後也故曰法家拂士不可以通人望之言無不從有補國家稍加違拂其職遂廢謀臣者所宜左右其說以獻於明主也太上皇帝樂受諫疏付外而行與大臣謀議曲折詳盡寧格成命而重違諫奏此國體也夫以輝之論一副尉與論獻瓜果而授試官者何如哉獻瓜果而授試官塗之人耳而來者未必加多因講筵而覲恩澤則祇應之類不乏也其非泛補授之名安得而不早正於此雖有前比可免論執特不可以一祇應恩澤而屈忠言沮直氣也輝

之論事以其職頤浩益謀國以其體而
太上皇帝不難於聽從之聖德盛矣哉

庚辰輔臣奏事呂頤浩言雨足上曰日者亢旱朕甚憂
之以為穡事無望矣今霑足如此殆將有秋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書大有年者纔一書有年者再而已以此知
豐登之難得也先是自六月丙午不雨上命議獄省刑
弛力役進素膳及是雨乃足翌日上始御玉食焉

辛巳左朝散大夫廣西轉運副使劉彥適知靜江府代
見任人降充直秘閣許中赴行在先是有詔復收免行

錢而彥適市買方物抑賈人使低其直民有訟之憲司

者中械繫之死獄中提點刑獄公事董弁言于朝故先

召還尋奪職

奪職在八月庚子

弁道之子也既而宣諭官明橐

復奏其五罪

四年二月壬午

乃趣湖南漕司劾治 皇伯洪州

觀察使權行在中正司安定郡王令時為寧遠軍承宣

使以積閼遷也

八月

按是月癸未朔

丙戌戶部尚書黃叔敖請諸路上供錢兩

浙限次年二月終江湖限五月中起發違者本部以聞

從之

四年二月廣東西漕臣
以上供欠多降一級

初忠銳第八將徐文既

叛去

事見
四月

以所部海舟六十官軍四千三百泛海至鹽

城縣遣使臣闕中納款於偽齊具言沿海無防虞之人

可以徑至二浙且圖上駐蹕所在軍馬之數因密州草

橋鎮巡檢包德聞於劉豫豫大喜是日授文防禦使知

萊州以海艦二十益其軍令犯通泰等州且至淮南與

大軍會合

己丑命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赴行在仍命飛以精卒

萬人留戍江州輔臣因論分屯軍馬遠近輕重呂頤浩曰但恐無糧上曰撫國家給饋餉自古亦須運糧豈有無糧之理乃命出撫州椿管錢九萬餘緡江西折帛錢易糧萬斛以餉飛軍

辛卯詔諸路州軍自去年以後奏案未得斷勅者具月日申部取斷先是禮部尚書洪擬入對論諸路獄案凝滯上諭輔臣曰奏案遣決濡滯刑獄禁繫者多何以召和氣呂頤浩曰奏案法有日限上曰但不舉行耳可當

催趣務在刑清庶革久弊乃有是旨

壬辰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王似言川陝諸州應奏
獄案乞用便宜指揮酌情斷下如張浚例許之

癸巳左承議郎常同為殿中侍御史同自柳州召還既
對遂有是命 和安大夫榮州防禦使王繼先言累年
供進湯藥有勞已推恩數乞將上件勞績守本官致仕
庶不踰分招致人言詔繼先進秩一等許回授 是日

朱勝非自湖州赴行在故事大臣奪情者服糙光幘慘

紫袍皂角帶上皇惡之政和末始議以入公門不應變服遂以吉服朝然居家猶喪服也至是勝非請所服太常遂省記宣和近事以報而居第則慘服去佩馬議者

不以為是

太常奏下在此月庚子今因勝非赴行在遂書之勝非奏狀云臣今月十一日登舟長行

癸巳十一日也奪情故事太常所記不如是之詳今以蔡條百衲叢談增入

是夜虔卒石

亮與其徒謀即州學團聚為變忠節指揮使石佺密告

東南第六將韓思等率兵捕其徒七人皆斬之事聞詔

虔州別選守臣命見任人侯延慶赴行在

事聞在九月庚午後三日

癸酉除朱芾知虔州已附見九月甲戌劉大中奏後更不別出

甲午上謂大臣曰元祐黨人固皆賢然其中亦有不賢者乎呂頤浩等曰豈能皆賢徐俯曰若真元祐黨人豈有不賢但蔡京輩凡己之所惡欲終身廢之者必名之元祐之黨是以其中不免有小人上曰若黃策之類是也俯曰黃策乃元符末上書狂直被罪始天下皆稱之如策比者無慮十數人策不能固窮守節旋陷於非義其中亦有議論前後反覆姦惡猥瑣竄名其間如楊畏

朱師服數人耳策以直秘閣通判嚴州受賕抵罪故上
及之 右通直郎唐恕試太常少卿恕既告老屢召不
至及是入對詔賜進士出身而有是命 右朝請大夫

主管江州太平觀王子獻復右朝議大夫子獻初坐江
西棄城停官及是乞牽復大理約法公罪斬仍用赦而

復之

著此以見棄城約法輕重

故降充寶文閣待制王覲追復龍

圖閣學士

覲泰州人元祐翰林學士黨籍待制已上第二十六人臨江軍安置

乙未詔河南鎮撫使翟琮且在襄陽府屯泊聽候朝旨

時梁衛之地悉淪偽境琮屯伊陽之鳳牛山為偽齊所

逼孤立不能敵率部曲突圍奔襄陽京西招討使李橫

以聞故有是命

熊克小歷載琮突圍在明年三月末蓋不知琮至襄陽之時也今從日歷附此

克又云琮以數城孤立不能敵亦誤琮雖為河南府孟汝鄭州鎮撫使其實遙領虛名今不取權商號

鎮撫使董先亦言有官軍及老弱七千在襄陽而李橫

兵已衆恐不能贍給乃命先赴行在先遂以其衆依趙

鼎于江西

丙申以昭慈聖獻皇后改謚冊寶告太廟

丁酉遣戶部員外郎徐杞奉冊寶

己亥以信安郡王孟忠厚為禮儀使奉神御並詣温州
上酌獻于射殿畢步導至行宮南門外奉辭宰相率百
官辭于城外時以製塑神御官吏遷官資者二百四十
餘人添給錢萬緡銀帛二千四百餘匹兩言者以為濫
乃命差減焉八月甲午詔轉官資人減半 詔置三衙管軍直舍於
殿門外用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請也

庚子詔都轉運使移司撫州時議者皆欲罷都運司以

省費給事中黃唐傳上疏言自罷發運司後上供錢物頓失拘催遂改為都漕蓋以收簇上供應副行朝為事今罷此亦可省官吏之費但慮諸路漕臣復以上供錢物移用他時復置即非朝廷舉措并具置司前後所催發錢物數以聞乞付戶部官同議於是度支郎中侯懋等言自置此司一歲間所拘催錢糧金帛已八十二萬餘貫石匹兩第漕臣不得自便同所忌嫉以此見存廢利害甚明今置司常州去閩廣江湖地遠乞移司撫州

從之

熊克小歷誤以唐傳元章為懋所奏遂併戶部定奪之語合為一章蓋函莽也今依日歷各取其要

語別書之

辛丑信安郡王孟忠厚言近者有詔改議昭慈聖獻皇后謚號務盡尊崇而其廢復之因終未明辨人或疑之臣聞昨有黃策上書專論此事蓋策於平江因析賣蔡京家產乃得京舊所藏親奉聖語劄子手迹有太上皇帝諭京語曰皇太后言昨先帝既廢后亦有悔意嘗以語皇太后則知廢黜之事非繇泰陵聖意斷可知矣昨

已蒙宣取京所書劄子真本望宣付史館以慰在天之靈從之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添差福州兵馬鈐轄劉紹先為神武右軍右部統領用張浚請也

甲辰手詔曰比者雨暘弗時幾壞苗稼朕方寅畏怵惕之中又復地震蘇湖益甚懼焉蓋天之降災其應必至皆朕失德不能奉順乾坤協序陰陽之故咨爾在位大小之臣有能應變弭災輔朕不逮者極言無隱先是宰

執同奏請罪章未下侍御史辛炳奏大臣無畏天心何
事不可其言峻甚由是出宰執初章仍有天之降灾皆
朕失德之語於是呂頤浩等居家待罪累四章乃止此並

據朱勝非秀水閑居錄附見日歷無之

時已命諸路憲司起發州郡所

負積年禁軍闕額錢是日上諭輔臣恐不便於民速令
除放遂以手詔付有司自建炎以來皆蠲之 御史臺

主簿陳祖禮言按臺令有三院御史分詣三省點檢之
文六察官輪詣六曹按察之制望申行之詔自下半年

為始祖禮晉陵人也右承議郎新提舉廣南市舶姚焯請得具便民或邊防五事如守臣例許之自是監司皆得條上

乙巳詔復置史館以從官兼修撰餘官兼直館檢討若著作郎佐有闕依元豐例差郎官兼領先是著作官全闕以都官員外郎孔端朝兼權著作佐郎至是吏禮部討論而有此命初婺州兵馬都監駱公彥等七人皆以潛邸恩得添差而左司諫唐輝言其非祖宗舊制吏

部引上皇初即位時勅旨為言是日詔隨龍官係國朝

故事添差劄與諫院照會

吏部奏到元符三年六月五日聖旨蓋為上皇隨龍人劄

也設

丙午起居郎孫近守中書舍人起居舍人曾統守起居

郎秘閣修撰知虔州侯延慶復為起居舍人尚書左司

員外郎劉岑守秘書少監直寶文閣知郴州趙不羣

移知宣州左朝奉大夫趙康直改知泰州泰州自分鎮

後就用武將張榮為守及是始命文臣左宣教郎杜

巖送廣州居住巖自宜都與其孥乘舟至姑孰朝廷聞之命官護送至行在而後遣之巖兄嵩崑中道亡去求之不獲既而奔偽齊

紹興七年十一月金人差除數內有杜嵩

故責授海

州團練副使朱師服追復集英殿修撰以元祐黨人故

也

師服海州人紹聖中書舍人待制以上第四十九人五年六月乙卯追奪

丁未浙西提舉茶鹽司言本路諸縣去冬住賣鹽錢塘縣四十六萬餘斤比遞年增三十七倍建德縣二十七萬餘斤比遞年虧六分乞賞罰詔兩縣當職官減展磨

勘年有差 初張浚承制以叅議官寶文閣學士程唐
籌邊有勞進秩一等回授其子登仕郎敦復為承務郎
命既下論者以為吏部改官格法甚嚴雖見任宰臣回
授轉官亦無改官之例乞改正乃詔循敦復二資

戊申罷江浙等路轉運司給事中黃唐傳言自置司以
來催發上供所增錢三十餘萬緡黃金千五百餘兩米
二十二萬斛絹二十餘萬匹綿亦稱是不知何名而遽
罷之若罷此司而上供愆期定復分遣郎官四出催刷

是徒為擾擾紛紛虧損國體利害甚明望賜詳酌詔以
次官書讀行下 初責授黃州團練副使孟揆寓居梧
州多市官鹽以規利至潯州為監稅左宣教郎韓璜所
發州以私鹽論罪揆愬於朝詔廣西提點刑獄董弇定
奪弇言揆雖以詭名市官鹽為詞而在法犯權貨不得
根問買處合從私販法事下權貨務提領官張純言廣
西鹽係官販官賣即無不許隔越州府貨買之文都省
勘會恐官司實有用情令本路漕臣依公究實申省如

敢觀望重寘典憲其日辛卯也至是侍御史辛炳言揆
若轉買客人官鹽自有文引照驗今既無文引無可體
究適所以彰朝廷用情廢法之失遠方官司祇有觀望
朝廷之理必不觀望州郡勘司按揆父子兄弟叨受國
恩前此坐罪貶責例當籍沒家貲巧計避免今以私販
獲敗天實誅之公朝成法每以私意廢輟不可不戒乃
詔潯州速具案以聞俟至取旨

著此以見臺諫攻呂頤
浩本末按炳奏潯州已

於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具案聞奏至今踰年方命
刑部促潯州奏案不知何謂四年六月庚子行遣

詔

故朝請郎陳伯疆特官一子伯疆事上皇為右正言以忤權倖廢及是用其家請而命之中書舍人張綱論伯疆之死已三十年前此未嘗叙雪今遽推恩其子異日死於謫籍者援以為例將何以止之朱勝非曰伯疆以直忤蔡京而被黜今公議已開理當推恩蓋綱失於取會上曰伯疆固直第朝廷未嘗辨雪致綱有言今欲直伯疆之冤當先令辨正也

十一月丁卯寢命五年三月乙亥再推恩

己酉給事中黃唐傳言近下求言之詔未聞有畫一奇

出一策者而告論州縣及訴人之過則多有之此非陛下求言本意望降詔旨應自今上書言事毋有所諱惟不許因書告訐它人過失詔檢鼓院榜諭 殿中侍御史常同言陛下乘此艱難注意在將而二三將臣不能協心共謀以濟國事邇者淫雨害稼地震輔郡陰盛之象殆謂此也悉由幕府謀議之官以妄言激怒主帥贊畫無狀理宜罷免詔以付諸將同所言蓋指劉光世韓世忠也

侍御史辛炳言叨綴日叅每見朝殿進呈宰執有留身
奏事者臣竊謂天下有大利害政事有大因革人才之
黜陟賞罰之勸懲相與敷陳於陛下之前蓋有不容不
公者留身之際何所不有臣恐分朋植黨之漸為害滋
大欲望降旨自今三省樞密院朝殿進呈訖不得留身
違者許御史臺彈奏都省奏閣門狀令臣僚上殿不得
留身奏事宰臣非執政官曲謝及乞解職者聽庚戌詔
依閣門見行條法 詔權貨務都茶場許臺諫取索及

勾喚人吏

此似因常同論
張純罪當考

辛亥嗣濮王仲湜請諸州宗室各以行尊者一人檢察
月俸錢米許之渡江後宗子散居四方故仲湜以為請
是月韓肖胄等始至雲中見金國左副元帥宗維等議

事

王明清揮塵第三錄韓似夫與先子言頃使金國見
金主所繫帶光彩絢目韓注視久之金主云此石晉

少主獻耶律氏者唐氏日月帶也按張匯節要云紹興
三年春尼瑪哈烏舍居雲中夏尼瑪哈之白水泊避暑
秋尼瑪哈等避暑回分居本所不云金主在雲中金史
肖胄以今年十二月四日回到泗州若往會寧往還必
不如是之速兼與肖胄偕來者止元帥府使人
則似未嘗見金主也明清所云姑附此當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七金人地名考證

烏舍

原書作兀室
誤改見卷一

尼瑪哈

原書作黏罕
誤改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年九月壬子朔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沈晦提
舉江州太平觀以殿中侍御史常同論其兇暴狂僭貪
忍輕率也晦到官纔踰月而罷 初張浚為宣撫處置
使行移於六部用劄子而六部則用申狀至是吏部請
宣撫使非見任執政官者並申六部六部用公牒從之

右朝請大夫陳杙知通州

癸丑尚書左僕射呂頤浩引疾求去詔幹辦御藥院趙徹宣押赴都堂視事時天象示變臺諫交章論頤浩之罪上始厭之及罷都漕司頤浩不能爭乃求去 秘書少監孫近請命前宰執供具建炎四年二月以前時政記仍令修注官補建炎以來起居注命百司日以朝廷所施行事報秘書省進奏院月報亦如之從之

甲寅呂頤浩再求去詔幹辦御藥院邵諤宣押視事

川陝宣撫司隨軍轉運使趙開增印錢引一百五十萬緡以錢引未通流於夔路故也

乙卯給事中黃唐傳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時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唐傳自為給事中將及半歲朝廷政事寧無差失前後臺諫劾正亦多唐傳尸祿其間曾無一言封駁但乞以文士解額三分取武士為此不急之務而已其畏謹緘默如此今都轉運司虛占員闕蠹耗國用臺諫官以為可罷公論以為可罷陞

下以為可罷唯大臣初主議者尚欲存留唐傳不顧公
議明示傅會之迹欲以取悅宰相頃者京城失守唐傳
為宗正少卿盡取玉牒獻於金帥使皇族係累而去用
此張邦昌差權中書舍人屢行偽命告詞士大夫至今
切齒望賜罷黜以肅百僚故有是命章再上遂奪職唐傳

奪職在
丁巳

湖南轉運副使李弼孺罷先是本路安撫使

折彥質奏弼孺與之有舊隙請罷去詔弼孺移江西

五月

庚申時湖寇充斥弼孺聞命不行遍檄諸州有敢應副帥

司者當職官枷項送獄御史常同言弼孺趣操卑汚頃
年嘗認倡人李師師為姑諂事朱勗賊汚狼籍今又公
違詔旨占護錢糧意望敗事故弼孺遂罷 神武右軍

都統制張俊乞致仕不許 參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荆

浙諸軍事孟庾自軍中朝行在至是復還鎮江時江東

宣撫使劉光世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因私忿交爭事下

督府庾不能辨曲直乃走懇諸朝焉

此以紹興八年
常同劾疏附入

初偽齊侍御史盧載揚上議陳結南蠻擾川廣之策大

畧謂今宋朝播遷假息吳越西失關陝之重兵東絕齊魯之徭賦荆湖屯大寇江浙防勁敵固已顛沛矣然而川廣交通寶貨雜運有金銀茶馬之貢香礬繒錦之利資其雄富未易殞越為今之計莫若列其利害表于大金大具海舶各遣一介之使南通交趾結連溪洞講智高之舊策約二廣以分王侵掠其地俾財賦不入于二浙將窮且迫雖不加討亦必魚爛而亡矣豫大悅是日遣通判齊州傅維永及募進士宋困等五十餘人自登

州泛海入交阯冊交阯郡王李陽煥為廣王且結連諸

溪洞酋長金主遣使穆都哩等二十餘人偕行

此據張孝純書

增入計未必達也姑附見

丙辰朱勝非言近聞泉州水灾

事見七月丙子

已下本州詰問

上謂大臣曰國朝以來四方水旱無不上聞故修省蠲

貸之令隨之近日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聞何也

既而泉州奏其事乃詔民之被害者除其稅其當濟給

及營繕者以度牒二百賜之

奏至在是月甲戌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書曰明四

目達四聰蓋言人君之視聽貴於無壅也管子曰堂上長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蓋言人主之視聽易於隔絕也今欲去隔絕之患而使之無壅其唯言路乎四方雖遠有水旱災異使之上聞雖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疾苦其視聽廣矣能乎是則天下之事無不聞矣蓋人情喜聞其美而惡言其非所樂聞之事今也水旱災異而使得上聞則凡可以達一人之聽者果何憚而不言乎姦佞之肆欺盜賊之竊發若是之類使其無之則已有則必皆以實告得其實而預圖之天下無難事矣其為益豈小補哉噫此祖宗之深意而太上皇帝所以貴監司

守臣也

時行宮外朝止一殿日見羣臣省政事則謂

之後殿食後引公事則謂之內殿雙日講讀於斯則謂之講殿至是梁朽前榮且壞命有司繕治之乃權御射

殿極卑陋茆屋纔三楹侍臣行列巾裏觸棟宇 權刑
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章誼言朝廷比修紹興敕令
忠厚之意悉本祖宗惟是速於成書去取之間無不舛
錯今州縣推行漸見抵牾望詔監司郡守與夫承用官
司參考祖宗之舊典各摭新書之闕遺悉隨所見條具
以聞然後命官審訂刪去訛謬著為定法從之 左朝
奉大夫王次翁自廣西轉運判官召還是日引見而對
不合乃以次翁知處州次翁乞祠而去

丁巳詔自今行在職事及釐務官上書並實封用公文
印記繳牒檢鼓院投進不在召保知在逐使之數前三
日太常少卿唐恕應詔上書鼓院用例併投匭人押出
侍御史辛炳言有虧禮意故有是旨

元旨為應詔上書
人設後以鼓院監

官唐塚申明十一月庚申得旨
逐時投進文字依此今併書之

戊午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
院事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罷為鎮南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頤浩再相凡二

年侍御史辛炳劾其不恭不忠敗壞法度及願浩引疾
求去殿中侍御史常同因論其十罪大畧謂願浩循蔡
京王黼故轍重立茶鹽法專為謀利一也不於荆淮立
進取規模惟務偷安二也所引用非貪鄙俗士即其親
舊三也民訴訟有再至者輒罪之四也賊吏呂應問韓
僖皆滿數萬願浩既受女謁遂令移獄欲罪元按官司
五也臺諫論事不合已意則怒形於色六也近兩將不
協幾至交兵不能辨曲直以申國威而姑息之七也其

心腹最善者擢置臺屬使採臺中議論八也近者地震抑而不奏及降詔求言又不引去九也每會親黨夜飲男女雜坐比言者論罷都漕司遽託病乞出十也陛下未欲遽罷頤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謂功出衆人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張九齡所謂不以賞功者也疏入遂召翰林學士綦崇禮草制授頤浩舊節奉祠密禮所草詞畧曰備觀夙夜之勤莫測灾祥之異駭人言之歸咎指國政之失平朕則責躬

卿胡辭位密禮願浩所厚也炳言願浩制詞優厚無一字貶黜之意不知願浩之罰是耶非耶按願浩兩任宰司狼籍不一不特搢紳士夫能言之雖三省六曹百司之人猶能言之不特武夫悍卒能言之市井閭巷之人亦能言之祖宗以來不聞大臣敢如此者願浩安而行之欺忽陛下敗壞法度日甚一日頃者罷去正坐臣僚章疏不曾降出亦聞陛下批語有力掩之者是非之不明賞罰之所以不行此前日之失也今復蹈之可不為

後日戒乎望以臣前疏付外廷以明是非鑄去將相崇
資以正賞罰於是願浩卒改命 詔諸路水旱等事令
監司郡守即時聞奏如敢隱默當寘典憲

己未手詔以絹計贓者三千為一疋舊法十三百為一
疋建炎初增為二千至是言者欲舉祖宗之制杖脊贓

吏於朝堂上以絹直高故有是旨

乾道六年三月
甲戌又增一十

都

省言近降金銀錢帛和糴米一百萬斛務欲利國便民
聞前時和糴郡縣多將糴本留不即支及阻節減尅民

戶實得無幾致所糴數少今宜草去前弊詔有違戾者

當職官并徒二年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古今言理財者必曰輕重斂散也太公行之於周

管仲行之於齊其後李悝以為平糴耿壽昌以為常平李彪以為和糴名雖不同其實一也然則和糴之法豈不為甚良而其效豈不為甚著今天下利之所出取之恚矣理財者無所施其能矣其猶可以佐用度之乏而兼利於公私者莫若和糴賤而斂貴而糶民有所濟而不饑利不入於大賈蓄家而公上享其贏餘此其法所以為可行也然而朝廷行之未見大為利者法非不善而行之者重靈爾太上皇帝因都省之言重違戾之罪蓋將以痛懲其弊也其在今日和糶之法未嘗廢而不講臣願舉太上皇帝是法而奉行之有違戾者必罰無赦庶幾和糶之法不徒存其虛名而遂收其實效此誠當今之急務也

庚申呂頤浩復為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宮祠如故制畧
曰迨再預於首台遂兩更於期歲聲稱有減風績頓愆
復虧難進之風遂致易汙之失用辛炳䟽也 神武副
軍都統制岳飛自江州來朝賜飛金帶器甲飛養子雲
年尚少上亦以戰袍戎器賜之

賜甲帶在此月
甲子今併書之

夜朝

天門外火燔民居甚衆

辛酉川陝宣撫司統領官吳勝敗偽齊兵於黃堆寨初
陝西同統制軍馬楊政率諸軍深入至清水縣命勝與

統領官楊從儀程俊等率忠義人進討偽涇原第八將
嚴千以甲軍千人騎五百築蓮花城勝急擊破之翌日
第十將楷師閔復以騎二千來援勝等追殺無遺獲所
部將十餘人師閔僅以身免勝還至臘家城復與敵遇
步將從義郎彭辰戰死準備將承信郎賀吉為敵所獲
曰吾不死於敵手遂自殺是役也將士死者百二十有
三人皆贈官錄其子吉延安人也

吳勝以是月己卯破
蓮花城彭辰賀吉以

十月丙戌死

事今併書之

壬戌直徽猷閣呂祉陞直龍圖閣知建康府祉初除淮南宣撫司參議官未至上奏言今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下不接如人之身四體不備今日荆楚之地不可不宿兵以固上游之勢上納其言會江東謀帥遂用之建康自南渡後率以前執政或侍從官為帥至是特有此授祉既至對於內殿首論治道之要先自治而後治人兵家之法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莫急於形

勢故一曰形勢日者朝廷命諸將分屯沿江得之矣然此特形勢一事若軍政不修恐亦不可恃故以軍政次之軍政修在擇守將故次以守將屯田乃宿兵之先務故次以屯田宿兵既多則生財必有術故次以通貨然生財莫如省費故次以省費欲將士用命蓋在謹賞故次以謹賞正兵以當大敵而保守鄉井助戰策應以防賊兵衝突不可無民兵故次以民兵防固吾圍欲知賊中動靜則不可無斥堠故次以斥堠若欲知賊中虛實

乘利進討則不可不遣間探故次以間探終焉凡茲十
事皆今日所當行闕一不可也然臣之所論特其大畧
至其詳則在講之及得人行之其論形勢曰西北以山
河為險東南以長江為險自建炎己酉歲後長江表裏
非敵騎蹂踐則邊馬騷殘累年諸處間有軍馬然上下
不接來去不常大非所以一統東南臣前日論之詳矣
臣聞闕中者天下上游而江左則下游也上下之勢猶
之首尾其中氣脉必相接續豈可一處間斷將欲復闕

陝必先固四川自四川而下有襄陽荆南武昌九江池陽太平建康鎮江皆沿江也小大不均表裏不可無備謂當命將分兵戍守使相維持自遠近視之皆隱然如敵國焉則共奠王室有磐石之固矣其論兵政曰古之兵法下自五人為伍上至五師為軍平居無事有以結其心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及一旦犯難則同力蹈萬死以求一生去古既遠名雖不同而意皆倣此未有其心不一而可用者方今諸將類多忠勇絕世

敢當大敵則將不乏矣累年巨寇如張用曹成李宏馬友下皆河北百歲忠義之民勇悍敢戰之士今則盡歸諸將是兵亦不少矣至於器甲亦稍增緝多至八九分少者三五分是器甲亦粗備矣惟是烏合之衆不揀不練失古軍伍結心之法尋常討捕草寇潰兵則有子女玉帛之利而倚恃諸將威力故所向無前若當大敵臣恐未必如是之銳蓋非所謂仁義之兵節制之師也臣願陛下蒐求知兵之士講究古軍伍結心之法因時之

宜稍準古制酌自宸意以授諸將委曲訓飭使心曉意肯而力行之以時教之以坐作進退疾徐䟽數之節令耳目習熟緩急肯出死力以相助士卒隸將佐將隸統領統領隸統制統制隸大將則是所謂仁義之兵節制之師也其論守將曰民以養兵兵以保民兩者不可偏廢而守則治民也將則統兵者也俱要得人諸郡屯兵多少不等則將當視之大郡則任近上大將守臣當選前執政次郡則任以次諸將守臣當選從臣小郡

則任又其次諸將守臣則選庶官守將協共兵民和一則外寇不侵內患不起四方安業一二年間可復舊矣其論屯田曰民至愚也難於慮始可與繼成今軍中招徠之衆類皆南畝之民但習於偷惰日有請給遂忘其故業松江諸處沃野連壤若計口授田貸之牛種器具土宜而勸相之亦豈有不可為者臣見湖南韓京一軍在衡州茶陵安仁縣請佃拋荒田耕種二三年矣人情安之今法行之初雖若強之及其收成獲利稍厚始知

耕稼之樂蓋復其本業則競趨之有不待勸相者故趙
充國惓惓於此誠得宿兵守邊省財足用之要此事全
在守將得人行之如何耳其論民兵曰三代而上寓兵
於農農即兵也春秋而降齊有內政晉有被廬曷嘗不
用民兵而近世用之則無益徒擾是何耶推行無術責
望太重也臣謂民兵但可令保守鄉井官兵擊逐則併
力把托而防其衝突若因利乘便則助戰策應近世不
然往往調發令遠去且使之當先以嘗賊軍是以無益

而徒擾所謂推行無術責望太重也臣伏思卒伍與器仗古人皆謂之兵者言致用均也且以槍劔譬之槍非不長也劔非不大也要其利用止在鋒刃鋒刃一入則所向無前矣士卒之衆何以異此顧臨敵用之如何耳古人計兵有號萬者有號十萬者有號百萬者安得皆是精銳特鋒刃耳以此論之民兵未可謂之無益也上嘉納之

癸亥起居郎曾統言記注之官職司言動國朝尤重其

選多以諫臣為之聽直前奏事所以廣聰明也元豐官制始正起居郎舍人之名不復并任諫列然有史事亦許直前頃者權臣用事言路寢壅居是官者既無言責率以出位為嫌陛下雖有好問之誠人臣雖有輸忠之意而舊制日隳莫之或舉誠為可惜乃命依元豐舊制故中散大夫孟彥弼特贈太師故贈直龍圖閣孟忠亮特贈秘閣修撰彥弼忠厚父忠亮其兄也上以昭慈故內批彥弼追封王爵忠亮贈從官令有司討論已而

復有是命時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以邢煥薨故乞賜

田賜第官其子弟門客皆踰常制上令補二子官其長

子右承務郎孝揚進二秩餘悉不行且諭輔臣曰祖宗

待戚里皆有常憲朕不敢逾豈以后族故私之邪

中興聖政

後復以皇后受冊乞恩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所私也
况待遇后家又不敢與宣和家等今請雖不已視其援
母后為比者亦勿聽臣留正等曰后之尊母天下固無
與並至其家所宜得之恩於外戚亦奚有加焉太上皇
帝待遇后家邢氏不敢與宣和皇后韋氏家等非謂其
區區之禮當然也孝心之所發其為等級次第有自然
而然者雖欲彊而同之不可得也語曰故雖天子必
有尊也惟太上皇帝之是心也其為有尊也著矣

乙丑江陰軍進士李韜蘇白伏闕上書論時事御筆押歸本貫翌日輔臣進呈上曰所言皆細務可行非有詆訐之語顧不當伏闕耳此風皆李綱輩啟之卒成變亂不可不懲也然韜白所言宗子擾民等事亦命監司郡守譏察之

丙寅詔自今執政官許留身奏事如宰臣例 給事中詹又復為徽猷閣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言者論其昏耄也 端明殿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洪

州趙鼎為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中衛大
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落階官為鎮
南軍承宣使江西沿江制置使戍江州尋詔飛落沿江
二字樞密院言欲令飛於江州興國南康軍一帶駐軍
其江西見管諸頭項軍馬雖隸帥司如遇緩急許飛抽
差使喚鼎發遣應副務要內外相應共濟國事若江上
有軍期急速會議不及許飛一面隨宜措置施行訖報
鼎照應江北對岸係舒蘄兩州可令岳飛節制合用錢

糧令鼎督所屬監司州縣應辦從之飛言本路兵久不
訓習乞留五千人屯洪州二千人屯虔州西安軍餘並
隨軍訓習詔飛鼎同議先是飛在洪州與江南兵馬鈐
轄趙秉淵飲大醉擊秉淵幾死帥臣李回奏劾之及是
上戒飛止酒飛遂不飲始統制官傅選屯江州李山知
蘄州皆受回節度飛受命奏乞選山皆為本司統制於
是飛始能成軍江東宣撫使劉光世與秉淵素厚奏秉
淵還建康以避之時飛軍月費錢十二萬二千餘緡米

萬四千五百餘斛

此據十月十八日趙鼎所奏

詔漕臣曾紆津致錢

糧為軍中五月之費而鼎督趣之回與飛不協至鼎推

誠待之飛亦心服

飛節制舒蘄州及隨宜措置在此月己巳落沿江字在壬申光世奏秉淵

部轄歸附人在癸酉飛乞分兵在甲戌詔李山兵馬令飛收管在戊寅令曾紆椿管五月錢糧在十月己亥選

山充統制在十二月乙未今牽聯書之

尚書省言自來奉使國書係學

士院收掌自軍興以來國書事干機密欲令學士院將見架閣國書正副本并應干文字並赴樞密院機速房送納令本房收掌宰執封押檢詳官常切檢察從之

詔都督府參議官直秘閣宋孝先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主管機宜文字起復左承議郎范同等二人幹辦公事左朝議大夫張髦等七人準備差遣右迪功郎孫大雅等八人並留參議官直秘閣宗穎主管機宜文字左宣教郎李堯幹辦公事直秘閣任直清等七人準備差遣右承直郎姚宏等六人並罷大雅近子宏舜明子也先是呂頤浩孟庾皆置官屬合三十有六人及是減半時擴在全州未至也既而以穎提舉廣南路

市舶直清通判荆南府 是日信安郡王孟忠厚上昭
慈聖獻皇后改謚冊於温州太廟不改題神主

丁卯勒停人謝亮叙朝請大夫知滁州中書舍人孫近
等言亮以假官入仕法當審量誕妄貪污不可付以郡
寄命遂寢

戊辰上謂輔臣曰議者多言諸大將不宜益兵漢高祖
定天下諸將兵至數十萬未嘗以為疑故能成功今劉
光世韓世忠兵纔各五萬張俊不滿三萬議者已患其

多此不知時宜也。席益曰：方用兵之時，御諸將當如高祖既削平之後，待功臣當如光武前三日詔以忠銳第九將史康民第十將王林所部益俊軍，又令第二將張守忠受俊節制。故言者及之。以岳雲為保義郎閣門

祇候。詔前宰執領祠官居外者，添給如判州府例。嘗任侍從人大中大夫以上，依知州例；以下依小郡知州例。時士大夫奉祠者，率避地嶺南，故廣州以為請。中書舍人孫近言：募役法始於熙寧，成於紹聖，歷歲滋久。

逮今已不勝其弊鄉村之民貧者破竭貲產當頻併之
役富者轉移名籍為幸免之計則以募役之法取於逐
甲而不通於一都之弊也母子不相保而必至於出嫁
兄弟不相容而必至於析生則以募役之法雜取人丁
多寡而不專用物力高下之弊也其他曲折難徧以疏
舉望下諸路提舉官講求見行役法之有害於民者條
具而變通之其後頗有條陳者不克行

己巳尚書兵部侍郎鄭滋試吏部侍郎滋攝天官踰半

年至是改命 權刑部侍郎章誼試兵部侍郎大理卿
李與權權刑部侍郎中書舍人黃龜年試給事中與權
嘗獻士師龜總故以命之既而殿中侍御史常同言與
權刀筆俗吏傾事朱勔自擢刑寺每斷一獄必具情節
見宰相於私第觀其意所喜怒以為輕重近所進龜總
聞止是職林通典六帖之屬編集皆出子弟門客之手
他無足取龜年素無直聲乍任言官陰結大臣致身要
地自登詞掖所繳幾何左司諫唐煇亦言與權為燕山

漕髡首以拜郭樂師為江南漕日事燕飲以奉大帥未

及一年超躡要地豈當玷法從之選乃詔與權提舉江

州太平觀龜年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與權進龜總在此月丁巳二人得宮

祠在壬申今聯書之

河南布衣朱敦儒特補右迪功郎令肇慶

府以禮敦遣赴行在初敦儒策試不就

已見建炎二年二月丁卯避

亂抵南雄州張浚將西行奏赴軍前計議敦儒卒不起

至是宣諭官明橐言其深達治體有經世之才參知政

事席益吏部侍郎直學士院陳與義又交稱其賢乃有

是命 廣南宣諭明橐言二廣官賣鹽諸州價平者每
籬不下八九千而漕司官價止於四千七百其餘所入
皆為私有乞將立定官價永為中制外或增或損隨時
低昂官司不得執定將鹽息所入並充經費毋得科斂
其餘封樁以待朝廷移用橐又言二廣州縣多缺官有
一郡止知州或一縣全缺正官者望令吏部速注正官
催促之任事下權貨務及吏部勘當 右承奉郎新通

判廣州章億提舉江西茶鹽公事

著此以見常同所云
監當資序人除監司

或又前已
有此當考

庚午上謂輔臣曰日來稍撥忠銳軍隸大將而江上防
守諸將部分悉定顧今歲防秋比日前為畧具矣朱勝
非曰今歲防秋誠非前此可及上曰今有兵僅三十萬
當更精擇得勝兵二十萬器械悉備訓而用之可以復
中原威外國豈獨扞防險阻哉 殿中侍御史常同言
朝廷設官有當廢而置當存而罷者自渡江以來不除
寺監之官豈非欲減冗員省浮費然在外諸司屬官寢

增舊員坐享厚祿全無職事以江湖荆浙閩廣九路約計無慮百餘員事之倒置如此夫內之郎曹外之監司其任重矣而選除之際至用初改官或監當資序人為之蓋其間實有材能可用而朝廷無資格以待之故也今添差一路分都監之類月俸數百緡輟一員之費已可養十寺監丞况一郡之官有踰百員者而在廷之臣反不及此數非所以尊王室臣愚以謂當裁減諸路屬官之數復除寺監丞官一則可以分掌郎曹繁劇之務

二則可以養試人材以觀其功能而於此選除郎官監
司三則資淺而可用者不至僥倖而躡遷其為利便灼
然明甚是日進呈上曰郎官高選前此多歷寺監丞乃
得之自渡江以來省併官曹序進人材徑至郎官非是
其議復置如同言同又奏邇者輔臣不公招致物議望
訓諭近弼各推公心共濟國事破朋黨之隙去自用之
隘勿以私怨而抑實材勿以異己而廢羣策衆智並用
一私不容公道既開人情厭伏中興之業可望而至矣

詔付三省樞密院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國朝之制以三省統六部以六部統九寺五監尊

卑上下秩秩然有不可紊之序用人率循次以進未有
不歷寺監丞而得至郎曹者也中興之初大減吏員寺
監丞多闕不補進用者乃始超躡尚書郎或以初改秩
及監當資序者為之太上皇帝於是詔復寺監丞如累
朝舊典此一舉也有三益焉考核人材詳試以事一也
資級有倫名器增重二也少年新進不敢有僥倖之心
三也主上嗣興尤重郎曹之選寺監丞
亦不輕授誠得太上皇官人之法哉

尚書吏部員

外郎朱異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坐出使舉非其人

也尋又罷去

異十月甲申改主管
太平觀今併書之

度支郎中侯懋以

嘗言都漕司事不自安因求去詔以懋為福建轉運判

官已而侍御史辛炳論懋非按察才命遂寢 詔陝西
都統制吳玠永興經畧使郭浩和尚原有功俟復陝西
於本路賜玠田十五頃浩田十頃統制官已下皆有差
時張浚已命浩帥興元而朝廷未知也 武節大夫榮
州團練使趙延壽為兩浙東路兵馬副都監溫州駐劄

延壽去年為督府前軍將其眾
叛去不知何以不降罷當考

辛未右宣義郎蘇籀為大宗正丞籀轍孫也 詔免德

安府上供二年

壬申三省言勘會江淮防秋分道置使部分已定詔直

學士院綦寔禮草詔賜劉光世韓世忠

詳見是月乙亥

自軍

興以來機速事皆以白劄子徑下有司既報行然後赴
給舍書押降敕其後擬官斷獄皆然兩省之職殆廢至
是中書舍人孫近言國家做唐舊制分建三省凡政令
之失中賞刑之非當其在中書則舍人得以封還其在
門下則給事得以論駁蓋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則號
令無反汗之嫌政事無過舉之迹今給舍但書押已行

之事雖欲論執而成命已行非設官本意望申嚴舊制
應非軍期急速不可待者並先書讀而後行詔自今非
急速不可待時者勿報應給舍書讀如無封駁令畫時

行下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唐制以三省之長共議國政復以中書舍人平處可否給事中駁正違失蓋

懼其行之而有未善也至德以後兵興急於權便三省之長始顛決遣於是政去臺閣迨會昌間乃復舊典國朝建官遵用唐舊上下相維之制益復詳密艱難以來軍事或不待給舍書行循習滋久凡擬官斷獄一切徑下是亦何異於至德以後哉使給舍緘默不得有所建明是豈祖宗建官之意哉太上皇帝斷然以重事非急速者仍命給舍書讀不以一時之權而忘萬世之制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太上皇有之

布衣

李杞補右迪功郎杞常孫也寓居華亭宣諭官胡蒙言其賢上召對而有是命未幾杞以私酤事為人所告有司掩之而不治言者論之杞坐奪官而蒙貶秩大理少卿張杓言親民之官莫如縣令比來縣令不職姦賊日聞豈特為令者之罪蓋在於舉之不審用之不當任之不久遇之不厚誠能反是四者臣見才能奮發治效顯著矣臣欲乞每歲監司聚議舉縣令治狀尤異者一人保明列奏重行殊賞庶幾人自奮勵化為循良吏部

注授縣令並用合格之人不得注初補官子弟及文學
哀懦之士若廣南江北縣令少增酬賞人自樂赴京朝
官知縣乞依舊三考選人縣令依諸州教授在任改官
并破驛券是日進呈上曰縣令尤為近民須一任有舉
主及格者乃得為之比來一切之制行或初官便得為
令已登正矣當謹守之乃命以杓所言送吏部後多施
行杓玉山人也

日歷壬申進呈張杓論淮南監司帥臣
守令當精加選擇上曰云云熊歷因之

按此日所降出臣僚章疏乃書論縣令而上語亦專指
此不知時政記何以云然或又別有章不下當考中興

聖政臣留正等曰自封建之法廢分天子之民而治之者惟守令固不可以不擇以令視守其去民尤近奈何以百里之任而小之輕於除授而莫之察乎張杓有請太上皇帝未暇監司帥守之問而先及於縣令聖意蓋有為也雖然古者為官擇人後世為人擇守漢郎官出宰百里唐歷縣令則得為臺郎給舍所以重其選也今日之法改官而為縣令例所不免則不得已而後授之其餘求他入不得亦不得已而後授之授之既出於不得已彼視其職不過為養資考之計以求免於罪戾而已尚何望其興吾民之治乎臣謂今日之法宜為官擇人如漢唐之制增重其選則於太上皇聖意有合矣

詔神武後軍見在行在官

兵八千人並撥隸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

日歷無人數按巨師古全

軍萬人除撥高進二千人
隸王瓌外當餘此今增入

癸酉直龍圖閣知明州李承造尚書刑部員外郎蘇恪
左朝奉大夫監都茶場程庠大理司直曹匪並罷侍御
史辛炳言其閨門之內帷簿不修甘心倡優以奉權貴
故也承造尋奪職承造奪職在十月戊子左奉議郎新湖北轉

運判官范伯思守度支員外郎先是伯思權樞密院計
議官往廣西帥司趣市戰馬及還擢為部使者又除省
郎既而左司諫唐煇言伯思始事林靈素其後繫名軍
中所遷官率多冒濫命遂寢

甲戌寧遠軍承宣使權行在宗正司安定郡王令時同
知行在大宗正事 敦武郎權主管壽春府統制軍馬
羅興為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仍賜金帶興
本王亨部曲假守踰年至是請於朝而改命 提轄權
貨務都茶場張純言訪聞近有妄造言語扇搖鹽法之
人乞降黃榜約束從之 江南東西路宣諭官劉大中
言左奉議郎知寧國縣李椿年練習民事稽考稅額各
有條理左宣教郎湯鵬舉悉心撫字百姓服其恩信詔

並進一官俟任滿赴行在椿年浮梁人鳴舉金壇人也
大中又言秘閣修撰權知虔州侯延慶守正特立近岳
飛平寇賴其協濟得以成功直龍圖閣知建昌軍朱芾
節制軍馬擒殺石陂軍賊盡淨其學問淵源殆近時所
謂老成人者直秘閣知江州孫佑諳練民事招集流亡
人多歸業三郡之政實有可觀緣已經朝廷擢用乞更
不轉官特降優詔褒寵以為奉法愛民者之勸從之時
已詔延慶為修注而徙芾知虔州大中蓋未知也

芾徙虔州

在此月
癸酉

詔神武副軍統領官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

張憲武顯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王貴正將武功郎姚政

副將承節郎楊再興等二十四人並陞帶陝西諸路副

將至准備差使有差憲尋以捕虜寇功遷武畧大夫吉

州刺史而貴亦進階官遥郡二官

二人進官在此月庚辰

乙亥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

州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為建康鎮江府淮南東路

宣撫使置司鎮江府神武前軍統制荆南府潭鼎澧岳

鄂等州制置使王璣為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黃州漢陽
軍制置使置司鄂州神武副軍都統制江西制置使岳
飛為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置司江州賜光世錢十
萬緡為營壘費仍命世忠措置所部沿江至平江府江
陰軍泂海地分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
使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為檢校少保知明州兼泂
海制置使神武中軍統制提舉宿衛親兵楊沂中兼權
殿前司公事仍詔仲荀以紹興府温台明州為地分自

帥府外應統兵官並得節制始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
定路分故無所任責朱勝非再相始議分遣諸帥各據
要會某帥當某路一定不復易已而江西制置大使趙
鼎言舒蘄黃三州先得旨分隸大路後有旨軍期事聽
江州公江安撫司約束又令遇盜賊竊發聽淮西帥司
約束最後令舒蘄二州聽岳飛節制三州殘破之餘事
力單弱凡受四司節制不知號令何所適從乃詔舒蘄
州隸岳飛黃州隸王瓌節制

十一月丙寅降旨

仲荀至明正當

風汎賊舟南來之時即遣小舟入海為斥堠屯兵港口

據要會以待之

熊克小歷載仲荀知明州在七月蓋誤也今從日歷世忠兼領許浦在十月丙

中

初張浚之在閩州也奏言宣撫司見屯諸將官兵

四萬五千人馬五千餘疋而吳玠關師古兩軍不與浚
既出蜀副使王似等奏見兵三萬七千餘人馬二千八
百餘匹詔浚具所留兵數以聞至是浚言隨赴行在乃
建康所攜親兵及摘差武騎銳士良家子與奉詔所遣
西兵等共八千餘人馬二千三百餘匹乃命浚於所至

遣還西兵五千人以備捍禦

丙子尚書兵部侍郎章誼充徽猷閣直學士與徽猷閣待制兼樞密都承旨趙子畫兩易尚書右司員外郎

胡蒙罷左司諫唐輝論蒙奉事權臣侵冒陞擢昨為浙西宣諭所按發皆任私喜怒有承大臣風指者故黜之

詔堂後官遷轉並赴臺謝

事祖見二月庚子

襄鄧鎮撫使

李橫言謀報金偽欲併兵前來深慮多寡不敵倉卒失據乞嚴賜指揮荆南金房德安鄰鎮更相救卹庶有輔

車之勢敵人畏憚樞密院言已降旨令李橫解潛緩急

互相應援乃劄橫照會而敵兵已至矣

十月己亥偽齊陷鄆州在此後

二十三日 川陝宣撫司統制官武德大夫康州刺史李師

彥為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餘六人進秩有差先是張

浚錄饒風嶺之勞次第褒錄至是申命之

著此用見饒風功賞

戊寅秘書省正字陳祖言請修建炎以來日歷從之

詔行在諸軍並令戶部犒設一次上自還會稽以來每

兩月乃一賞衛士朱勝非及其時則命吏為文書置袖

中俟命而後進久而上覺之問何不早進勝非曰此異恩也當出自陛下若舉之非市恩而何

己卯詔臨安府權免本路監司移送公事及定奪文字俟移蹕如舊以守臣梁汝嘉援開封府例有請也右朝請大夫中書門下省錄事魏彥弼還所寄資為右中奉大夫提轄行在權貨務兼都茶場

庚辰集英殿修撰蘇遜權尚書刑部侍郎 端明殿學士知饒州董耘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既而言者論其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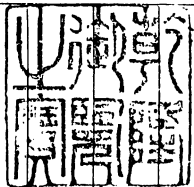
貪命遂寢 詔神武副軍都統制江西制置使岳飛所部改稱神武後軍以飛為統制 進士楊次雄應詔上書詔賜束帛 偽齊遣將與知光州許約合兵圍固始縣知縣事孫暉將所部遁去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統制官鄺瓊等救之未至會淮西安撫使胡舜陟命準備將領秉義郎洪邦彥以鄉兵來援賊棄城去

是月偽齊直學士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極其指斥豫

批進定國一官

楊克弼為豫傳載定國進論首句八十九字指斥不錄

是秋金帥宗維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漢地惟金主及將
相親屬衛兵之家得留



--	--	--	--	--	--	--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八金人地名考證

穆都哩

原書作毛都魯即金史
之毛覩祿並誤今改正

--	--	--	--	--	--	--	--	--